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十四



林子

四書正義纂

孟子統論

林子曰。孟子之所謂仁義者。非他也。性善之根於心也。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此觀之。端也者。本也。我固有之。而根於心也。故根於心而仁而義者。端也。不根於心而仁而義者。異





端也。

林子曰。當戰國之時。孟子仁義也。楊墨仁義也。而孟子則曰我之仁義性善之仁義。堯舜之仁義也。昔者程子嘗謂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而余則以爲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便道性善。便稱堯舜。而後七篇之旨斯備矣。

林子曰。堯舜以性善之仁義。以開道統之傳。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孟子則曰予私淑諸人。若楊墨者不知性善。而求仁義於外。以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性善之仁義矣。

楊墨塞仁義者也。而較之賊仁之賊。賊義之殘。則亦有間矣。何孟子惡之之深。而禽獸之也。林子曰。賊仁者。自賊其仁也。賊義者。自賊其義也。而孔子之仁義固無害也。若夫所謂塞仁義者。殆將以非仁之仁。非義之義。鼓天下而趨之。以害孔子性善之仁義也。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又曰孔子之道不著。



而孟子之闢之者。豈非其似是而非。能亂德邪。

林子曰。孟子之所以禽獸楊墨者。非以禽獸其心也。乃卽其所行之事。有類於禽獸矣。蓋禽獸之生也。固不知有父。而至於離其母焉。又且不知有母。所謂視至親無異於路人。是無父也。各自爲生。各自爲養。不相君長。不相上下。是無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其君臣之所以義乎。父子之所以仁乎。楊墨之爲仁爲義。雖曰異於庶民之去仁去義也。而究其歸。乃與庶民之去仁去義者等爾。故庶民去仁者也。而墨氏則外父子之仁以爲仁。非不仁而何。况以兼愛而使孔子之仁不著乎。庶民去義者也。而楊氏則外君臣之義以爲義。非不義而何。况以爲我而使孔子之義不著乎。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而墨氏之無父。雖謂之賊仁之賊可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楊氏之無



君。雖謂之賊義之殘可也。

林子曰。仁義之用至大。若五霸之假仁假義。猶足以尊周室而攘夷狄。况孟子之仁義本於性善者乎。其曰齊王猶反手者。非虛語也。故假仁義之名。而濟已之私者。霸也。根仁義之性。而服人以德者。王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小用之而小。大用之而大。此誠僞之辨。王霸之分也。

林子曰。堯舜性仁義者也。湯武身仁義者也。五霸假仁義者也。楊墨外仁義者也。

易之繫辭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孔子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易中庸而竝觀之。則孟子之仁義。非性命而仁義者乎。非道德而仁義者乎。故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而况所謂義內之旨者乎。此孟子之



仁義萬古所不能易也。

林子

孟子正義纂卷上

是誠何心哉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卽爲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



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非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非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齟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為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卽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



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興危構怨之問。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歟。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卽此覺悟。便是良心。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故曰王猶足用爲善。此孟子之所以予日望之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林子曰。孝子之於親也。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其親而無間乎。仁人之於弟也。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其弟而無間乎。王者之於民也。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天下之民而無間乎。

湯放桀

林子曰。湯之誓衆庶也。曰夏氏有罪。天命殛之。而數桀之罪。則曰矯誣上天。桀之矯誣不



待論矣。豈湯之伐桀也。天固命之邪。要之非知天之聖人。真不足以語此。

### 不動心有道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何以主之。而無有乎所謂主之之法邪。林子曰。曲藝且有法矣。而事心之大也。獨無其法乎。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先王則有法服。法言法行。又問所以主之之法。林子曰。主敬焉。盡之矣。或問主敬之道。林子曰。孔子之敬。卽堯之欽。

也。故不待欽而自無不欽。不待敬而自無不敬者。堯也。孔子也。性之者也。有所事於欽而欽。有所事於敬而敬者。學堯者也。學孔子者也。反之者也。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程明道之心要在腔子裡。楊龜山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皆不能外心以爲學矣。豈其堅執持守。以苟免怨尤焉已哉。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

### 告子之不動心



林子曰。心本圓融。亦本活潑。拘檢愈嚴。而心愈不定也。故庭草盆魚。傍花隨柳。自能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涵。千古而下。猶可以想像其自得之樂。自在之懷矣。若告子者。豈知圓融之真機。活潑之妙用哉。朱子曰。告子之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

吳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者。圜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然而寂滅豈易爲哉。以至虛至靈之本體。而甘心於無知無覺之木石。斷滅去矣。真可發一大笑。若後世學佛之徒。悉皆告子之流亞也。然求其能操存堅執。如告子之不動心者。亦難見其人矣。噫。

持其志無暴其氣

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事其心也。無暴其氣。孟子之所以善養其氣也。

兆誥問養氣。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



養其氣也。又問何謂持志。林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康節所謂心要放也。非歟。林子曰。孟子之所謂放心者。心放於聲色之內。所謂蔽物而交物也。康節之所謂心要放者。心放於聲色之外。所謂活潑而廣大也。

知言養氣

林子曰。知性則能知言。知命則能善養吾浩然之氣。

林子曰。知周萬物而不遺者。知性也。安土敦仁故能愛者。知命也。

林子曰。知命則天下之至仁在我矣。知性則天下之至智在我矣。仁而且智。故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此盡性至命之一大效驗也。林子曰。若欲知性。莫先養神。而性也者。乃神之所從出也。若欲知命。莫先養氣。而命也者。乃氣之所從出也。

善養浩然之氣

林子曰。氣本至大至剛。亦本流行無間。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實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林子曰。浩然之氣。果有物乎。何以識之。又何以養之。不可不知也。

或問浩然之氣。何以養之。林子曰。氣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而其所以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以自有盡性至命之一大工夫者在焉。此其所以道通於有形之外。而氣塞乎天地之間也。浩然之氣。自反而縮。不謂之善養。浩然。聖人之大勇乎。

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專氣致柔。是同是別。曰。孟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氣體之充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

並釋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氣本充塞於其身。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其身。氣本充塞於天。



地。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天地。又問何以仁之。林子曰。直而養之以仁其身。則四肢以暢。而是氣自充塞於一身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直而養之以仁天地。則萬物以育。而是氣自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孟子曰。氣體之充也。又曰。塞乎天地之間。是雖有天人小大之不同。而其所以充之塞之。而一以貫之者。則固無二道也。

或問塞乎天地之間。林子曰。天地卽我。我卽天地。故匹夫匹婦。含冤呼天。天且爲之烈風。爲之迅雷。夫匹夫匹婦至微也。又安足以動天地。而烈風而迅雷邪。天地也。風雷也。匹夫匹婦也。蓋渾淪於網緼一氣之中。譬手足之疾痛也。而心輒爲之不寧矣。故時而夏焉。其氣熱。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在四海之外。亦皆夏也。皆夏則皆熱也。時而冬焉。其氣冷。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在四海之外。亦皆冬也。皆冬則皆冷也。此非其渾淪一氣



而塞乎天地之間之明驗歟。又問氣本塞乎天地之間矣。而孟子則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何也。林子曰。自夫人未有所養之先。而我則渾淪於天地網緼之氣之中。我卽天地而非有二也。自夫人既有所養之後。而天地則渾淪於我浩然之氣之中。天地卽我而非有二也。又曰。達而在上而堯舜焉。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窮而在下而仲尼焉。太和元氣流行於萬古宇宙間矣。太和元氣者。浩然之氣也。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也。然是氣也。陰陽能使之和。六府能使之脩。老者能使之安。朋友能使之信。少者能使之懷。疲癯殘疾能使之各得其生。鰥寡孤獨能使之各得其所。飛潛動植能使之各適其性。而天地雖大。亦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矣。

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



宇宙間者。仲尼之春。天地之春也。天地春矣。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堯舜仲尼春矣。人不各足其願者乎。儒門者流。每於道釋之徒。而必驅而遠之。豈天地之春有遺物。而堯舜仲尼之春有遺人歟。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爲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爲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充滿太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此則無以位。日月非此則無以明。四時非此則無以序。鬼神非此則無以靈。萬物非此則無



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  
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長以  
生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爲也。又問氣之所  
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先  
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則我  
與天地一太虛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虛中而  
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  
地之氣有不疑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  
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  
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  
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教中所  
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  
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  
否。渤曰。然。智常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  
書。向何處着。渤俛首而已。林子曰。釋氏所謂  
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者。豈非邵康節所謂  
收天下春歸之肺腑邪。所謂山河大地皆吾



法身之妙用者。豈非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邪。

或問直養之直。林子曰。直也者。直之也。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直也。故直也者。心主乎中。而神守其舍也。又問直內之直。亦直養之直歟。林子曰。然。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故敬以直內。則心存矣。

易曰。義以方外。敢問何者謂之方。林子曰。方也者。方之也。方之者。向之也。傳曰。民知向方。子路曰。且知方也。故向義而行。以方外也。譬行道之人。義而東焉。則東方之。而西而南而北。亦復如是者。方之也。

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子則曰。義而東也。則東方之。義而西也。則西方之。豈非所謂義可仕也。而仕之。義可止也。而止之之意歟。林子曰。然。然則謂正爲存也可乎。林子曰。心本正矣。而心之不正者。心之不存也。故有所



忿懣有所恐懼。而心之不得其正矣。豈非其奪於物而不存邪。大學所謂心不在焉者是也。故心存者敬也。敬矣。心其有不正乎。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

林子曰。浩然之氣。正氣也。道義之氣也。浩然之氣。自配道義。而非曰如此而道。如此而義。而思以配之也。

林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道矣。

告子未嘗知義

林子曰。以義為外者。是外心也。

林子曰。孟子之仁義。仁內也。義內也。楊墨之仁義。仁外也。義外也。告子之仁義。仁內也。義外也。若告子者。果能知仁在內。則必能知義之非外也。明矣。由是觀之。告子非惟外義。亦且外仁。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必有事焉者。以事心爲事也。然心本正也。而亦奚待於正。故戒之曰。勿正心。夫既曰。勿正心。則易失之忘。故戒之曰。勿忘。既曰。勿忘。則易失之助長。故戒之曰。勿助長。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而所謂正當處者。果何處也。其曰。仲尼顏子樂處。而其所以樂。亦有所處乎。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勿忘勿助。要識真心。既識真心。聖人見成。又曰。日用常行。勿求真心。元無所障。至虛至明。

或問火候。林子曰。綿綿若存。老氏之火候也。

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釋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怠者。是也。又問真火本無候者。何謂也。林子曰。養珠者龍。抱卵者雞。豈有言語傳相告語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

林子曰。火候之微。易盡之矣。陰陽消息。生生不窮。易曰。生生之謂易。故坤而復矣。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乾而姤矣。而遯。而否。而



觀而剝。而坤陽火陰符。進退抽添。道豈遠哉。故曰。但至誠合自然。

林子曰。一念外馳。火候差失者。危也。能毋防乎。故曰。念起卽覺。又曰。不滅照心。

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

### 仲尼賢於堯舜

獻策生問曰。仲尼果賢於堯舜歟。林子曰。爲天下而生者。堯舜也。爲萬世而生者。仲尼也。故堯舜之達也。奉天以爲天下矣。仲尼之窮也。奉天以爲萬世矣。

或問堯舜仲尼。道德異歟。林子曰。未有異也。事功異歟。林子曰。未有異也。然則宰我謂仲尼爲賢也。亦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昔堯舜天子也。以南面而賞罰之者。易也。而仲尼匹夫也。以空言而是非之者。難也。仲尼以匹夫之難也。而能以其道德成其事功。以與堯舜



相等埒焉。此其所以爲賢也。

林子曰。春秋之是。是以春也。仲尼無心也。春秋之非。非以秋也。仲尼無心也。又曰。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豈非以二百四十餘年之間。天則有春秋。我則有是非與。堯在位七十載。而舜則五十。擬之二百四十餘年。旣已不逮仲尼矣。况萬世而下。猶以春秋之所是。以是萬世之是。以春秋之所非。以非萬世之非。假若天壤有敝之時。而仲尼則有盡之日。故曰賢於堯舜。

或問仲尼匹夫之難。林子曰。唐虞之世。之不有君臣也。堯舜則直義之而已矣。不有父子也。堯舜則直仁之而已矣。不有夫婦也。堯舜則直別之而已矣。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堯舜則直常業之而已矣。此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其有不信而從之者乎。卽有不信而從之者。則政以正之。刑以驅之。其誰不遷善遠罪。敢有自取於不義不仁不別。而外其



常業者邪。若仲尼匹夫也。孰從而尊之。孰從而信之。人而不有君臣也。循循而誘之。使義也。人而不有父子也。循循而誘之。使仁也。人而不有夫婦也。循循而誘之。使別也。人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循循而誘之。使常業之也。巽與之言也。冀其言之易入而信之也。法語之言也。冀其言之必從而信之也。卽有不之尊。不之信。不義。不仁。不別。而外其常業焉。而仲尼亦且奈之何矣。此其所以難也。

聞其樂而知其德

林子曰。夫孰不曰以我之聲。而聲天地之聲。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聲也。夫孰不曰以我之氣。而氣天地之氣。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氣也。余於是而知聲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聲也。莫非天地之聲也。氣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氣也。莫非天地之氣也。而聲之未始聲。而聲之所從以出。氣之未始氣。而氣之所由以生者。不謂之聲氣之元邪。而大



樂與天地同和。蓋爲是爾。孟子曰。聞其樂而  
知其德。豈非其作樂之聖人。而有得於聲氣  
之元者。德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林子曰。人之所以喪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  
也。特交於物而爲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  
不道者。孰不以其心之旣喪。而無有乎所謂  
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  
心。卽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  
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  
林子曰。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  
真心之發者。情也。真心者。性也。未發之中也。  
林子曰。乍見之頃。亦夜氣也。而內交要譽。豈  
非其旦晝牴牾之邪。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  
心歟。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



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故無有作聖人之心則已。如有作聖人之心也。亦惟在於乍見之頃之心。而察識之。而擴克之爾。

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克之。克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克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克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也。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能斡旋乎天地。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林子曰。獨善其身者。善止於其人之身焉。已也。若與人爲善。則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天下人爲善。則天下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萬世人爲善。則萬世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蓋天



下萬世。皆吾度內。而此心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且遠也。

之景丑氏宿

林子曰。天下之大。制命於天子。而列國分爭。則制命於列國之諸侯。若齊則沃土千里。帶甲百萬。而孟子於齊。稱疾往吊。如入無人之境。至於醫來。而孟仲子則曰。今病少愈。趨造於朝。則是孟子之心。不白於齊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喋喋然以明其不往見之義。然履齊之地。卽齊之民。設若景丑氏執之以逢其君。孟子其將奈之何哉。縱有他虞。而有所不能恤矣。萬世之下。孰有能知此義。

有爲者亦若是

林子曰。余惟以天之賦於人者。心。心是聖人也。而天下萬世。每以聖人爲絕德。不可得而企及也。故天下萬世。不復有聖人者。出焉。職此之由矣。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又曰。吾何畏彼哉。由孟子之言觀之。則人之所以爲聖。



人者豈不易易哉。夫以易示之。人猶難之。况語之以難也。則天下萬世。其誰不以聖人爲絕德。而退讓於古之人邪。余每以人之心皆聖人也。而以易言之者。非他也。庶幾鼓而作之。而或有興起焉者。縱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而有豪傑之士出乎其間。則亦不失爲聖人之徒矣。此余之心也。余安能使天下萬世之人。皆爲聖人邪。要之。我自有一之。而自不肯爲之爾。

林子曰。心一聖人也。若曰心能作聖。則聖人與心猶爲二也。而人之所以不能聖人者。以有以蔽乎其心也。

林子曰。聖人也者。天下後世所望而震也。而曰吾何畏彼。又曰有爲者亦若是者。何也。以吾心之虛靈知覺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非以其心乎。此余心聖之旨。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虛靈知覺者。共作聖人也。林子曰。區區每以聖人爲可學。而子疑吾言。



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豈非以吾心一聖人也。而能不失吾心之聖人。是亦聖人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况非狂乎。惟在克念而已。願吾子試反諸心。而可欲之善。信有諸已。而美而大。而化而神。完完全全。原是一箇聖人也。顧乃不自克念。而退讓於古之聖人也。亦獨何與。

林子曰。凡民之心。既爲氣質之偏。有以戕之。物欲之交。有以引之。而謂已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亦惑矣。

林子曰。聖人外其心。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猶之可也。然而聖人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皆不外於心如此。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可乎哉。

### 井田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井田之制。蓋不過欲使君民兩足而



非他也。然亦惟在其人潤澤而舉行之爾。林子曰：余嘗考之尚書，稷既教民稼穡矣，乃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載觀魯論，孔子適衛，惟曰：庶而富之，富而教之而已。至於孟軻七篇，而井田之說，且諄諄焉，豈不以庠序之教，從此而設，孝弟之義，從此而申也？夫養固先於教矣，而養之之道，莫大於井田。今以井田之制言之，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

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



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井田之舊制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余竊以爲。雖至國中。抑亦可以九一而行助法矣。然不曰國中爲然也。甚而至於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度田。計畝均授。而變通宜民之下。槩取其中之一區以爲公田。刻石作某夫等公田。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某夫私田。金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某夫私田。田石字號。至於而絲而竹。而匏而土。而革而木。莫不皆然。是皆不執方井之常。而使國中之人。以至深谷峻山。咸得以與於擊壤之謠。樂樂而利利也。其詳散見之諸拙集中。以補古先聖王制作之所未備者。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或人未達。林子曰。余嘗徧叩之諸老農曰。一夫所耕。不過今之二十畝。終歲勤動。乃望有秋。由



此推之。夏之五十畝。今之二十畝也。商七十畝。周百畝。亦今之二十畝也。溝洫廬舍。一仍其舊。而其制之不相沿也。其亦以立一代之規模。新斯民之耳目者乎。

林子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譬。人人之易其田也。春而耕焉。夏而耨焉。不浹旬。越月。而天下之大。無不耕不耨之田矣。若蘇洵其骨已朽之說。豈其以天下之田。惟今一人徧而井之。故直待百年而後成歟。夫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則亦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易之者歟。井天下之田也。直待百年而後成。則其易天下之田也。亦待百年而後熟歟。何其迂也。堪發一笑。

或曰。今之民能受田百畝者何也。林子曰。井田壞矣。民各私其業矣。而無田之民之可傭者衆也。田復井矣。則天下無不受田之民矣。八夫迭耕。又安有無田之民之可傭邪。



或者以亟奪富民之田爲辭。林子曰：井富人  
之田矣。世其子孫而差其官焉。又奚以亟奪  
爲憂哉。然則曷官。詩曰：田峻至喜。又曰：嗟嗟  
保介。則田峻保介其官矣。公田量入其家。而  
農人之易其田也。復令治之。書所謂與國咸  
休是也。然富人之田。或不再世而屬之他人  
者亦多有之。第今官矣。又且及其孫子矣。卽  
富人雖甚愚也。其有不歡欣以獻其土於上。  
以饗其利於世世者。未之有也。

林子曰：文中子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  
道也。宋儒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  
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者。又  
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  
欲言治。皆苟而已。夫井田之制。始於黃帝。萬  
古之所不能易也。而竟壞之商鞅。遂使天下  
萬世之民。不復聊生。而漢唐宋之治之。不古  
若者。蓋職此之由矣。余今不知死期之將至。  
乃復摘輯生平之所論著者。裒爲一帙。庶天



下萬世。或有舉而行之。余之心也。

皆所以明人倫也。

林子曰。邵堯夫曰。三代之世治。未始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始不亂人倫之爲道也。余今亦曰。天地氣運之隆。未始不隆人倫之爲道也。天地氣運之替。未始不替人倫之爲道也。由是觀之。人倫之大。而古今莫之能損益者。以氣運隆替之機。國家治亂之本。繫之矣。然則二氏之淪三綱也。可勿正乎。

林子曰。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雖道釋之書亦多有之。其書曰。天下未有不忠不孝。而能成仙作佛者。又曰。休妻不是道。陰陽失宗位。又曰。何須要去妻孥。作名教中罪人。由此觀之。則夫道釋者流。又何必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以爲不忠不孝。作名教中罪人邪。

秋陽

林子曰。天之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



而天之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兆居生曰。敢問天之下何者謂之日。何者謂之月。何者謂之星若宿也。林子曰。唐之時。堯日也。舜月也。禹臯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虞之時。舜日也。禹月也。臯陶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故堯舜御天以當陽。而中天乎唐虞矣。然不特達而在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雖窮而在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又問何謂也。

林子曰。春秋之時。孔子日也。顏回月也。閔冉而下。五星二十八宿也。故仲尼素王以當陽。而不夜乎萬古矣。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故日也者。天資之以啓明。月資之以出皎。五星二十八宿資之以景耀。而天地之陽。則皆萃於日矣。故日也者。太陽也。林子曰。堯舜太陽也。而唐虞之世。皆在堯舜照臨之中矣。仲尼太陽也。而萬世而下。皆在仲尼照臨之中矣。堯舜以御天而抱太陽也。



故其兢兢業業以君天下而其心則惟恐天下之大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仲尼以素王而抱太陽也故其栖栖皇皇以師萬世而其心則惟恐萬世之遠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嗚呼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然則繼仲尼而作以抱仲尼之太陽者余尚未見其人也噫

林子曰孔子以太陽照臨萬世而萬世而下雖曰誦法孔子矣而卒叛去之者不少也豈孔子之太陽而照臨之有不及邪譬之蝙蝠不利於日若昏夜之徒是亦蝙蝠之類也然孔子終不以昏夜之徒而不中天旣中天矣雖有不利不能恤也

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伯夷叔齊寧清而仁而死毋寧不清不仁而苟生也龍逢比干寧忠而仁而死毋



寧不忠不仁而苟生也。至於虞人特一賤獵夫耳。招之以旌而猶然不之往者。豈非所謂勇士不忘喪其元與。載之七篇而萬世而下。孰不想見其丰采。

### 冠義

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近世之冠其子也。無論貴賤。輒加幘頭者。何歟。卽貴人之不藉於有土。而其子亦庶人也。以庶人而加幘頭。則將何取焉。或曰。此攝盛之道也。林子曰。以攝盛而踰其分也可乎。曰。此特其斯須之頃耳。林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今以斯須而踰其分也可乎。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從古以來。豈有母之拜其子邪。殆所謂瞽瞍北面而朝。而先儒疑之是也。夫以天子之尊。固不可屈其父。而攝盛之禮。乃可屈其母邪。孟子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

### 居天下之廣居

林子曰。孔子嘗言仁。而孟子得之。曰天下廣



居。是吾心專直翕闢之機。與天地合其德。而  
廣生大生者。惟此廣居。實受天地之中以生。  
又在吾身之正中。故曰正位。易之所謂黃中  
通理。正位居體者是也。以此而聖神文武以  
此而兩天貳地。大中至正之道。易知簡能之  
學。千變萬化。都由此中出矣。不謂之大道而  
何。

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此言心。卽孟子所謂不  
失赤子之心也。夫赤子之心。旣不失矣。不謂  
之居天下之廣居乎。立天下之正位乎。行天  
下之大道乎。常清靜經曰。內觀其心。心無其  
心。此言心。卽釋氏所謂肉團心也。夫肉團之  
心。旣無其心矣。而所謂富貴也。其能淫乎。貧  
賤也。其能移乎。威武也。其能屈乎。

昔者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  
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  
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  
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



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林子曰。大學所謂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不謂之木雞之德全乎。故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而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其德全矣。

君子未嘗不欲仕

羅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林子曰。仕以行其道也。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仕道之有益於人國也。若道不有諸已。而以仕爲通者。何歟。冉求之仕魯。孰與顏子陋巷樂道之爲高。子貢之結駟。孰與原憲蓬戶自守之爲貴。故開也不仕。孔子說之。費宰之使。孔子賊之。今之教人者。率以科舉不足以累人。雖未嘗一日講明乎道。而速使之仕。是以美錦而令其學製也。不亦惑乎。嗚呼。出處之義。不明於世久矣。非有孔孟之道德。而欲歷聘諸國焉。是亦論語所云。患得也歟。然則科舉不足以累人。而人自累



科舉也。斯言非歟。林子曰：有其道，則科舉不足。以累人。無其道，則人自累科舉矣。

周生悉焚業舉之書。來從林子。林子曰：焚書欲何爲？周生曰：朝市徒以喧人之情，而山林足以寂已之心。是以不願仕也。林子曰：有其道，則情不喧於朝市。無其道，則心不寂於山林。周生遂悟。願復習舉子之業。林子曰：仕非爲名也。以爲道也。非爲已也。以爲民也。故不棄科舉以謀身。不累科舉以溺志。斯得之矣。

吳生曰：或以道家務爲身圖。不免有自私自利之病。敢問何也？林子曰：老子柱下。莊生漆園。綺季定嫡。冷謙作樂。亦何嘗以隱爲高哉。惟先正其心。而後推以及人矣。

### 父母之心

兆恩少習舉業。至壯年乃始棄去之。而爲身心性命之學。偶有所聞。卽欲以三教合一。歸儒宗孔之旨。以三綱天下萬世道釋者流。此則兆恩之志也。蓋夫人之志。以其家爲已分。



內事也。而一家之內。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夫  
人之心。常惻然也。若兆恩不自揣分。以天下  
萬世爲己分內事也。而天下萬世。有男不婚。  
有女不嫁。兆恩之心。亦惻然也。故曰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而爲天下萬世慮者。能無有家  
有室之願乎。此兆恩之所以二十年來。孜孜  
汲汲。而不敢少怠者。亦惟此三綱之故爾。

迫斯可見

或問林子召之固不往見矣。而卑詞厚幣。則  
亦不之往與。林子曰。余安得違禮而不之往  
邪。又問。或有造林子之廬。而林子不之見乎。  
林子曰。余安得不見。余豈踰垣閉門者流哉。  
若不致敬盡禮。余亦不願見也。

孔子懼作春秋

林子曰。春秋者。其孔子賞罰之書乎。賞以法  
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物也。  
故命之曰春秋。然以春秋爲魯史者。何也。豈  
不以周之失道。道在於魯。魯之失道。道在於



我歟。故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則知聖人之意微矣。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其旨微矣。

林子曰。堯則天而治。七十載者唐也。舜無爲而治。五十載者虞也。仲尼操南面之柄。而是非之。二百四十載者春秋也。

林子曰。仲尼以其道而是非焉。是非一天也。固天之春秋也。堯舜以其位而賞罰焉。賞罰一天也。亦天之春秋也。

林子曰。在天謂之春秋。在人謂之仁義。在上謂之賞罰。在下謂之是非。

邵康節曰。豈謂聖人無缺典。此非惟聖人爲然也。是雖天地亦有之。天地之缺典。天地之春秋也。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一春一秋。



乃天之常。天豈其有缺典邪。林子曰。豈謂是哉。余竊以天之春秋。寄於帝王之賞罰矣。而帝王之賞罰。乃所以成能乎天地。而春秋之也。時至春秋。帝王無賞罰矣。帝王無賞罰。天地無春秋矣。天地無春秋。豈非天地之缺典邪。故托南面之權於二百四十年間者。雖以補帝王之賞罰。寔以補天地之春秋也。或者以春秋表年首事。當以四時之說爲正。林子曰。當其時。晏子則亦有春秋矣。豈非竊取聖人之美名。以標題其所論著哉。何嘗首事表年。如世儒所云也。

林子曰。春秋編年。不以周而以魯者。其亦東周之意乎。

林子曰。孔子之春秋。卽湯武之放伐。蓋所以奉天之命。而是非之者。天之事也。豈徒操南面二百四十餘年之權已哉。王不稱天。槩可見矣。故春生秋殺。天之事也。是而春之非。而秋之聖人。之所以體天以行事也。



或問春秋者天之事也。其旨何如。林子曰。豈惟春秋爲然哉。若舜禹乃天之所與也。而堯舜則代天以禪受之。桀紂乃天之所廢也。而湯武則代天以放伐之。周之失道也。求車求金。而孔子則代天以春秋之要之。聖人之所存也。無非天心。故其所行也。無非天事。林子曰。天無私也。聖人無私也。故無私所以奉天也。以此無私而存諸心也。謂之天心。以此無私而見諸事也。謂之天事。

### 楊墨

林子曰。楊墨之道。仁義之害也。彼其始也。豈不知仁義之爲美也。學術之不明。察理之不清。遂至於爲我而害義。兼愛而害仁也。君子當知其意見之偏。而非用心之不正也。吾人講學。其可任其意見之偏。而至於不仁不義之歸也哉。

### 孔子之道不著

或問孔氏之儒。豈不較然著明於世邪。林子



曰。孔氏之教。雖云顯矣。而孔氏之道。猶有所未明。若所謂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乃孔氏之教。德之見於行也。世之儒者。則以爲孔氏之道。專在於是。此孔氏之道。所以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陸子靜曰。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豈不以秦之焚詩書也。特以壞先王之典籍爾。道脉在人。猶爲無恙。若漢之註詩書也。又且以壞先王之道脉矣。典籍雖存。竟成虛語。嗟乎。嗟乎。豈特漢之時。儒者爲然哉。此蓋不得聖人之心。而揣逆訓釋。又烈於秦人之火矣。先聖之道。孰與閑之。是則可懼也已。

林子曰。世之治學術而病學術者多矣。兼愛則爲仁之病也。爲我則爲義之病也。不動心則爲心之病也。疏釋則爲孔曾思孟之書之病也。故達而行其道。而人不病於政治。則堯舜其人也。窮而明其道。而人不病於學術。則仲尼其人也。今皆病於學術矣。而仲尼之心



法不著。意者疏釋盛而議論多。主於先入。而揣度億逆。以自鑿其智乎。此古今之病之最。大也。而其爲害也。殆有甚於夷狄猛獸。余爲此懼。則亦安能得倉扁之聖藥。播其方於遠邇。以瞑眩此先入者流乎。

能言距楊墨者

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亦經孟氏闢之。所以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申矣。由是觀之。則無君禽獸之教。非老聃其首惡與。孟子何不究其害之所由始。以闢老聃。而曰老聃在其中者何與。豈其司刑者乃專治餘黨。以槩見其首惡之非乎。夫於首惡之老聃。則固釋之餘黨之楊朱。則必刑之。而孟子之是非。必不若是其悖也。且楊朱後孔子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余不能知之矣。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



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可乎。唐韓退之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或問古先聖賢多所論著。今以愚之鄙見言之。惟定千古之是以爲世法。斯亦足矣。又奚必正人之非。是而深詆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者。而况彼之學且旣信於人哉。林子未之答。乃先詰之曰。如子所言。豈不以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是鄉原之謹厚旣信乎其鄉矣。而孔子則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是楊墨之仁義旣信乎天下矣。而孟子則曰。是無父也。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告子之不動心也。子莫之執中也。想當其時。人亦信之。而孟子一則曰。未嘗知義。一則曰。



猶執一而賊道也。亦不可不謂之峻且嚴矣。不謂之似有傷於忠厚之意歟。抑豈知聖賢乃爲斯道而生。而其所以見之。言語文字者。無非爲斯道計。而惟恐其言之信於人。足以亂德也。故其言之未信於人。而不與之辯焉。猶之可也。若其言之既信於人。而不與之辯焉。惡乎可哉。余於是而知撥亂而反之正者。古先聖賢之所以廓清乎天下也。反經而明其是者。古先聖賢之所以廓清乎萬世也。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或問天下後世。孰不右儒術而左二氏。何今之言與衆大相違也。林子曰。若以衆言爲是。則塞路之楊墨。未必非也。若以獨見爲非。則不得已之孟子。未必是也。况余心性之說。質之黃帝老子。釋迦孔子。無不同者。又奚必天下後世之人。之是狗邪。

林子曰。治之隆污。學之顯微。繫於聖人。而聖人之生。代天順時。各分司其事。固不必於同。



亦不必於異。故孔子老子釋迦。爲萬世而生。以開心學之源。而天下之道。亦未始不同歸。而致一矣。今觀孔子之書。似多詳於外。所謂民可使由之道。而外者亦非外也。老子釋迦之書。似多詳於內。所謂不可使知之道。而內者亦非內也。故大易之玄微。中庸之奧義。與夫論語一貫無言。大學定靜格致。孟子養氣知天等章。是皆心身性命之語也。較之二氏。有何差別。但後世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每以威儀文詞之粗迹。求孔子。遂以孔子專在於外。則二氏心身性命之語。豈能探其精微之旨邪。而二氏者流。又不以事心爲大。而以離塵爲高。此道術所以爲天下裂。而師各異教。遂分而爲三矣。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今儒門者流。知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孔子之道不著。玄門者流。知尊老子。而不知所以尊。遂使老子之道不彰。性門者流。知尊釋迦。而不知所以尊。遂使釋迦之道



孟子上  
四十一  
不明。是三門之塞路也。甚於楊墨而余心性  
之說喋喋不已者。亦非徒好辯焉已也。銜木  
填海。怒臂當輒。固已知其不勝任矣。但余真  
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誠不可不令天下後  
世共知而共聞之耳。



